

抓住一個夢

蘇珊·泰娜◎原著

安矜群◎譯



Captives of the Night
by Susan Tanner



浪漫經典 516



林白出

• 浪漫經典 516 •



抓住一個夢

Captive To A Dream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516

抓住一個夢

Captive To A Dream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・12月

原 著：Susan Tanner

譯 者：安矜群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5

發行字號：局版登第001016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F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初版：八十、一、一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508-9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・莊柏林律師・

蕭雄林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抓住一個夢
Captive To A Dream

原著書名／

Captive To A Dream

by Susan Tanner

Copyright (c) 1984 by Susan Tanner.

**All rights reserved. Published by
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 Press,
New York, U.S.A**

**Translation Copyright (c) 1997 by Lin Po
Publishing Co., Taiwan.**



浪漫經典之516

抓住一個夢

Captive To A Dream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・12月

原 著：Susan Tanner

譯 者：安矜群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寬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

發行字號：局版

排版者：普尼

地址：台北市大

定價：新台幣

初版：八十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508-9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・莊柏林律師・

蕭雄林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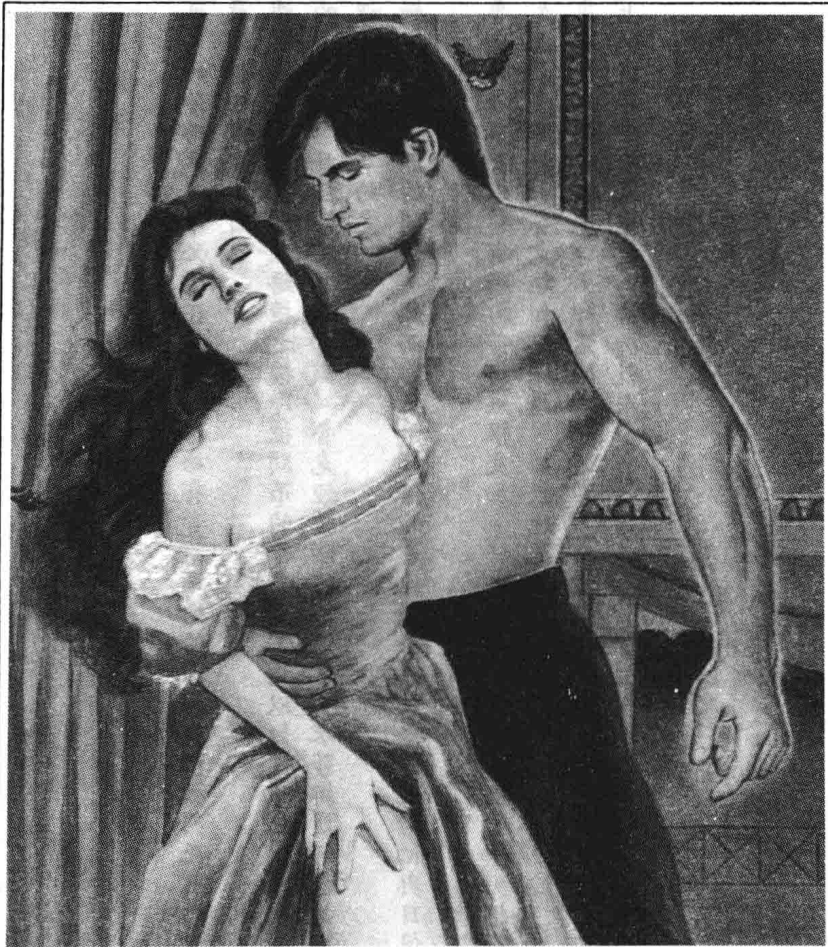
明媚可人的莎娜奉父命必須在一年內嫁給有貴族頭銜的人，找個被判死刑的貴族似乎是最理想的權宜之計。

然而涉嫌謀殺，且應該在婚禮之後即被問吊的畢魯克，竟以奴僕身分出現在屬於她父親的小島上，且極得父親的賞識。魯克經常陰魂不散地要求莎娜履行當初在死囚牢房裡所許下的「約定」。

莎娜極力掩飾他們的關係，然而難上千百倍的是她幾乎無法掩飾她對他與日俱增的愛意……

驚聞魯克與漁家女米莉有染，莎娜嫉恨交加，將之流放，陷於海盜之手，想不到自己不久也上了賊船，魯克該如何保護、拯救她？

這對患難愛侶剛脫離虎口，卻驚聞米莉遇害，而當初將魯克判刑的法官之子又出現在島上，這其中陰謀重重，曲折引人……



一七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午夜 倫敦

夜色籠罩著這陰冷、多霧的城市。爲了抵擋嚴冬刺骨的寒意，家家戶戶都生起了爐火，辛辣的煙囪著人們的鼻孔和喉頭。低懸的雲層和著霧氣和水珠，混合著從煙囪中冒出的油煙，彷彿爲這個世界罩上了一層薄膜。

在這淒清的暗夜裡，有輛看來就像剛從恐怖地獄中逃出來的馬車，正顛簸地通過狹窄的街道，高大急轉的車輪把路上的積水和泥漿濺得四處飛散，馬車過處，又恢復一片死寂。

莊莎娜正坐在這輛豪華馬車內，神情漠然，四周微弱的燈火不時閃進顛簸的車裡，在她碧藍深邃的眼中，映照出點點幽影。這張動人的面龐看來雖抑不住青春的流露，卻似乎從未出現過溫柔的線條，莎娜本身也不想改善自己與生俱來那反覆無常的拗脾氣。只是偶爾當她心情好的時候，倒也掩不住迷人的氣息，和嬌嗔的俏模樣。但是，從她現在冷漠的眼神裡，往昔的歡顏彷彿早已給遺落了。

「我真不懂。」她微啓的雙唇中發出了輕輕的怨嘆。「天知道我爲什麼要跑這一趟？哪個女孩會像我這樣狼狽，三更半夜還要在這種鬼天氣裡冒險！」她的心隨著道路的顛簸而忐忑不安。「唉！爲什麼我偏偏要出生於富豪之家？要是窮困些，就可以使我認清誰才是最心愛我的人。」

她邊想邊吁歎著，頓時，她的美麗和父親的財富對她而言，彷彿都沒有任何的助益。

即使在英國接受過三年最好的學校教育，帶給她的只是更大的煩惱。那些所謂的淑女學校，成天只教些社交禮儀、宮廷規矩及各式各樣的針黹女紅，而不注重寫作和數字方面的訓練。她覺得成天只是將自己打扮得美麗多姿，讓一些缺乏真誠的年輕小伙子欣賞，並利用她作為炫耀的工具。不過，當他們知道她原來就是商業鉅子莊奧藍的女兒時，便都窮追不捨、死不退讓了。對這些沒有骨氣的男子，她實在難以忍受，只好毫不留情的，以她那鋒利如刃的言詞，去粉碎他們幼稚的幻夢並斥退他們的攻勢。

然而，她這番峻拒的態度卻引起父親的不滿。上次當她由歐洲返家時，一進門父親就對她咆哮。

「在那麼多追求者中，妳竟然一個也不中意！妳總該選個門當戶對的人家嫁呀，妳存心與我作對不成？妳這不孝女！真氣死我了！」

他的言詞似針般刺著莎娜的自尊，淚水沿著她光滑的鼻翼流下來。

「該死的丫頭！妳也不想，我辛辛苦苦地賺錢都爲了誰？看來我們家族的延續就將斷送在妳手中了。就算妳現在拒絕了那些男人，可是，妳是我唯一的女兒，妳有義務，要爲莊家傳遞香火，妳知道，爲了使莊家世世代代榮耀地生存於這個世界，他們需要兩種東西，那就是財富與地位，我只能給他們其中的一種，而妳卻能給他們另一種——一個高貴的姓氏和血統。要記住！這個姓氏必須是遐名於世的貴族；免得使我的後代只是個普通商人而已！」即使在憤怒中，他的音調中仍摻和著太多的自負。

淚眼婆娑的莎娜不甘被訓，她以更尖銳的言詞來反駁父親。最後，父親以一記擊在桌上的重拳結束她的叫囂，他那憤怒的火焰，無情地灼傷了她，使她感到渾身滾燙。

「再給妳一年時間好好反省！」他吼著。「妳可以再過一年這種逍遙的日子，明年生日以前，如果

妳還沒有嫁到一個貴族家中，那我可就要替妳選個人，拉妳上教堂了。任妳如何反抗也沒用的。」

莎娜聽得目瞪口呆，對於父親這種獨裁的作法，她無所適從，但是她深知父親的個性，他是做得到的。

接著他又以一種稍加壓抑的低沈音調向她說道：「賴斯頓馬上要到倫敦爲我處理一些商務，妳可以帶比德和他一道回去。我知道妳和比德相處融洽，但是賴斯頓卻能使你們兩個都乖乖地聽我的指示。時候妳的海絲也可以帶去。但記得，明年的十二月二日前必須返回洛斯島，不論妳是否已經找到對象。要是還沒找到，那下一步可就由不得妳了！」在憤怒情緒的激盪下，莊奧藍突然想起年輕時代的自己，那段辛酸而艱苦的歷程——

十二歲的那年，他親眼看著自己的父親因犯罪被吊死在路旁的樹上，也迫使他的母親必須賣命地替人工作。不久，母親由於操勞過度及營養不良，終於罹患瘧疾而死。奧藍埋葬了她，同時對天發誓，要賺取相當的財富來改善生活與命運。

每當他憶起路旁的那棵大橡樹，就彷彿看到父親悲慘的下場，於是更激發了他賣力工作的信念，年輕的他，是個聰明、謹慎而誠實的男孩，口齒伶俐，一如他機靈而敏捷的心思。奧藍先是向他人借款來從事商業方面的投資，接著，他開始運用自己的財富經商。最後，反而輪到朋友們來向他借錢了。同時，他開始購進鄉間的土地、房屋、富麗堂皇的莊園，以及其他各種財產。又由於克勞恩家族債券的退票，使得他得到了加勒比海上一個翡翠似的小島，他經常到島上度假，享受愉快的假日，同時處理一些財產上的事務。

在商業界他的確具備了舉足輕重的力量，但那些貴族世家除了借款周轉外，在一般社交場合中，卻

照樣輕視他，不願與他平起平坐。他不甘被他們如此歧視，於是便寄望唯一的女兒，能帶給他人際關係上的另一種轉機。由於這種心理的長久醞釀，他把他所受到的蔑視，歸咎於莎娜的不合作。同時，又由於莎娜的自我內斂，造成父女感情間無法彌補的裂隙，使得他的希望也即將破滅。

莎娜的個性也和她父親一樣固執、任性。她母親在世的時候，總是居間調和，盡可能地疏導他們父女間的磨擦與爭執。可惜，五年前她去世了，此後父女間便失去了緩衝劑。如今，簡直無人能溫柔地勸解那頑固的父親，也無人能委婉地央求執拗的莎娜低頭。

莎娜覺得賴斯頓既已向父親保證，能代替父親來管束她，那麼，目前她除了服從之外，是別無他法了。到了英國沒多久，她就覺得自己彷彿迷失在一大堆男人的姓名和頭銜中。但凡是追求者，即使是伯爵、侯爵等顯赫人物，她都能找出各種毛病作爲理由，毫不留情地拒絕他們。例如有的帶著濃濃的鼻音，有的有隻神經質的手，還有的老抽搐著眉毛，經常氣喘，以及愛吹牛等等毛病，證明他們是令人作嘔的人物。

尤其當她看到穿著起了毛的襯衣，或是穿一件縐褶不堪的背心前來的人，都會使她的心涼了半截，根本就不想結婚了。這些人獲知她擁有豐厚的嫁妝，將來並可能繼承龐大的財產時，他們的愛慕和曲意奉承的態度，真是超過了她的想像之外。而他們還不知道莎娜對他們的厭惡，只是一味地請比德幫他們引見，還不時地爲了爭取機會，而爭端鬧事，造成幾則不大不小的花邊新聞呢！雖然她是如此的難以親近，卻仍有不少自作多情的人，對她採取愛的攻勢。不過，在她的觀感中，始終覺得他們對財富的渴望遠超過她本身的愛慕。那些追求者根本不在意所追求的女人德性如何，品貌如何，更不懂得所謂夫妻之道了。在他們的眼中，根本就只看到她父親手中所擁有的金錢。

現在她覺得困擾的，不僅是一年的時限已近，甚至感到連留在倫敦都是相當危險。因為政府的某些條約大開方便之門，把一批水手和軍人遣散到倫敦來，而他們往往藉酒壯膽，胡作非爲，如偷竊、搶劫等，無惡不作，令人不敢單獨夜行。莎娜就會在散步中受到驚嚇，那一次，要不是比德身手矯健，使歹徒在剎那間逃散，她恐怕就要遭劫了。更有一回，她到和平教堂聆聽韓德爾的音樂演奏會，差點連命都送掉了。那是一場可怕的大火，有人縱火要燒燬那幢壯麗的洛可可式建築物。火勢蔓延得很快，莎娜受了傷。有個子爵聲稱要救她，竟乘機拉開她的衣領，當下莎娜的憤怒比起加農砲的聲音，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她顧不了四周喧嘩的群眾對她的狼狽樣頻吹口哨，也不管熊熊的烈火與雜遝的人群，只是把那子爵扯到一旁結實地甩了他一巴掌，然後迅速地離開現場。

而這一切都已過去了。現在，她所剩的時間實在不多，她仍然無法找到一個能被接受的伴侶，眼看著即將無法逃避父親爲她安排一切的命運了。

這天下午，比德這個真正忠誠的朋友，爲她帶來一個消息，和一個期待了許久的姓氏時，她似乎又感到了一份遲來的希望，而重新燃起興奮的火焰。這的確可算是意外的轉機，正好賴斯頓又已在早晨奉命前往蘇格蘭調查一件商船被損毀的事，至少要去一個星期左右，莎娜相信她必定可以在這段時間內，將某些令人煩惱的事情作個處理，等賴斯頓回來，也許就會發現她已決定了某些事情，而不再受制於他了。

同時，她也考慮到處理時必須很謹慎，至少要能使賴斯頓滿意。如果她的計劃被父親識破，那他就會暴跳如雷，而悍然地執行他所說過的話了。

在達達的馬蹄聲和車輪聲的掩護下，莎娜暫時拋開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想著這個新的名字，並且輕啓櫻唇唸著，生命似乎又充滿了希望。

「畢魯克，魯克。」畢家的確是倫敦最有名的貴族之一。

隨著馬車的進行，目的地也更加迫近了，她的良心突然感到些微的不安。但是，不久她又鼓起了那份自衛的勇氣。

「這麼做並沒有錯，而且對我們雙方都有益。他將會認為他能有這短暫的服務機會，死也是值得的。而我呢，再過兩星期，一年期限也就到了。」

然而憂慮仍使她無法下定決心，心中堆積的千百個疑問，也有如深夜在半空中盤旋的蝙蝠，帶給她無邊的騷擾與惶恐。那個畢魯克能充分了解她的意思而答應合作嗎？此外，假如他是個駝背又缺齒的醜八怪，那該怎麼辦呢？他要是肯答應她的請求，甚至殘酷地諷刺她，那要怎麼辦？一團團的未知數梗在她胸口，令她窒息得幾乎動搖了當初的意念。

但內心的怨艾與悲切頓時覆蓋了她的想法。她真的非如此做不可嗎？難道父親不擔心一味地爭取貴族階級的空名，會失去了可貴的親情？她真的只是父親的一項工具？父親也曾深愛過母親，他並不計較母親只是個普通人家的女兒啊！現在又爲什麼一定要將自己唯一的孩子，硬塞進一個她所厭惡的環境中呢？難道父親不能了解，她所想要的只是一個值得她愛慕與敬重的丈夫嗎？

一片靜謐中，積壓在內心這些沈重問題的答案依然渺不可尋，除了規律的馬蹄聲外，大地仍是那般岑寂無垠。

馬兒漸漸減慢了牠那規律急促的步伐，沈重地在街道的角落停了下來。莎娜修長的倩影映照在一扇

厚重陳舊的鐵門上，遮蓋了它斑駁猙獰的面貌。門縫裡傳來比德的聲音，她的心幾乎跳到喉頭了。

比德的腳步似乎很沈重，莎娜一如待罪者般候在門外，等他開了門，便急速走進去。比德是個高大的男人，寬厚的肩膀，配上一張寬闊的臉龐，黃褐色的頭髮垂到頸背上。雖然年屆五十，卻強健得幾乎能擊退兩個比他年輕的小伙子。他的過去是一團謎，莎娜不曾探問，但她對他卻很放心，他永遠像家裡的一份子，只要莎娜出門在外，他就是她的護衛與保鏢。但留在洛斯島的家裡時，他自己從事的雕刻和家具製造卻與莊奧藍的財富毫無關係。他不但照顧莎娜，也照顧她父親，但從來不會在她父親的耳旁說莎娜的壞話。此外，他對莎娜也很尊重，很多事都會與她磋商。每當莎娜有了煩惱想找人傾吐時，比德永遠是第一位聽眾，並且能適切地安慰她，使她感到釋然。有些違抗父命的事，他還算是她的共謀呢！

「妳真的下定決心了嗎？」比德以低沈而焦躁的聲音問。「真的非這麼做不可嗎？」

「是的！比德。」她帶著一種茫然又堅決的語氣回答說。「我決定這麼做了。」

馬車上微弱的燈光照過來，在昏暗中，他與她對視的深灰色雙眸中，流露出關懷，但眉宇間卻略有著憂慮。「那麼，妳都已準備好了？」

莎娜點點頭更堅定自己的決心，冷靜地拉了拉頭上的面紗，整了整黑絲披風的鈕釦，她看起來是那麼端莊、高雅。

比德帶路向第二扇鐵門走去，莎娜幾乎可以感到自己很想往反方向跑掉。但她終於忍住了。她想，就算這件事是瘋狂的，也總比經由父親安排，和個莫名其妙的人結婚好多了。

他倆抵達門口後，守在門邊的牢頭才艱辛地站起來，以一張諂媚的臉迎向他們。他是個矮小肥胖的人，上樓梯時發出的急促喘息聲，使得屋內瀰漫著一股腐壞的韭菜與魚肉混合而成使人窒息的怪氣味。莎娜急忙掏出一條手帕摀住鼻子。

「女士，我還以為妳改變主意了。」牢頭格格地笑著，粗魯地拉起莎娜的手想親吻一下。

正當他的嘴唇即將觸及莎娜的手指時，她迅速地抽回手，並且很快地把手套進皮手套裡，她實在沒想到除了忍受令人作嘔的惡臭外，還得站在這兒，面對這形容猥瑣的人。

「席克斯先生，我不是正照著原意站在這裡了嗎？」她堅決地回答。那股惡臭又一陣陣飄來，使她不得不掏出手帕，在面紗外揮了揮。「請……」她窒息般地勉強說道。「讓我見見這位先生，我有事和他商量。」

牢頭摸著下巴，似乎在想該怎樣好好撈上一筆。不久之前，也有另一位女士單獨來此，那次她真使他失望又生氣。這回這個年輕漂亮的小姐，並沒有把她來此探詢罪犯的原因說得很明白，因此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。見面第一眼，他就注意到她手上所戴的戒指，以及那身富麗華貴的衣裳，這一身裝扮馬上令他想到她必是富家千金，只要他想辦法，必定會大有斬獲的。問題是，那個巨漢隨侍在旁，使他不敢任意開口。

這件事想來很不合情理，像她這麼文雅美麗、雍容高貴的小姐，怎麼可以和一個死刑犯講話！何況畢魯克那傢伙，還是個問題人物，經常製造麻煩，是他所見過最可惡的犯人。他真想立刻親眼看到他被害掉，不過，他更希望畢魯克能慢慢被折磨至死，這樣豈不更大快人心！

這個肥胖的牢頭從牆上取下一串鑰匙。「他遠離人群太久，看到我們一夥人同去，也許會發狠，」